蜀山劍俠傳/06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二回　抱不平 同訪戴家場　負深恩 阻婚淩氏女

下一回▶

許鉞爲人原極平和機警，酒保初同他說時，語近恐嚇，知道話出有因，其中必有緣故，本不想同他計較。忽然看見大桌子上坐着七八個人，裝束相貌，周身俱是匪氣。內中有一個人更生得兔耳鷹腮，一臉橫肉，一望而知不是善良之輩。許鉞同酒保爭執，他不住地在一旁斜視，帶着一種極難看不屑的神氣。許鉞先還想忍耐下去，後來一想：「日前聽說長沙城內出了一個惡霸，叫做老疙瘩羅文林。另外還出了一位英雄，叫做玉面吼白琦，非常了得，看今日酒樓上神氣，必與這兩人有關，何不趁此機會見識見識？自己不久便要出世，倘在此遇見不平之事，何妨伸一伸手，替人民除去禍害，自己再趕回家中料理料理，遠走高飛。」想到這裏，不禁勾起雄心，故意大聲說話，原是取瑟而歌之意。心源過來解勸，一見面便知不是常人。及至問起姓名，纔知是好友陶鈞的師父，那一個道士也是劍俠一流。心中大喜。雙方敘禮之後，許鉞又把陶鈞已得了一位劍仙爲師之事說了一遍。他爲人持重，因爲俠僧軼凡是否收他爲徒，尚說不定，故此把這一節沒有說出來。

三人在酒樓上正談得投機，忽然樓下一陣大亂。接着樓梯噔噔直響，上來一人。生得非常矮小，手中拿着四個鐵球，在手上滾得叮噹亂響；招耳掀鼻，尖嘴鷹目，眼光流轉，一臉精悍之氣。這人未上來時，樓上面酒客喫酒豁拳，聲音嘈雜。這人剛一上樓，立刻全堂酒客停杯放箸，站起身來，恭恭敬敬地喊了一聲「九大爺」，隨即深深施了一禮，

滿堂鴉雀無聲。那人連正眼也不看他們，彷彿在鼻孔裏哼了一下。早已由一間官座裏擠出來的七八個人，衆星捧月一般將那人簇擁到官座裏去了。心源等坐的地方在偏角上，本不容易被那人看見，偏偏從官座出來的那一羣當中，有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，看見全堂酒客祇心源等三人未曾起立，狠狠地打量了心源等一眼，徑自進屋去了。那矮人進去後，全堂酒客重又亂將起來，這一次可與適纔喝酒時情形不同，沒有一個敢大聲說話，俱都是交頭接耳，嘰嘰咕咕。那些酒保也全都上來，趕往官座內張羅去了。先前伺候心源這一桌的酒保，卻跑過來悄悄對心源說道：「客官酒飯如果用畢，就請回吧。」心源正要答言，忽見那官座內有一個人走出來，對着樓上面那一夥人祇招呼得一句話，滿樓酒客轟然四起，拿東西的拿東西，穿衣服的穿衣服，祇聽樓板上一陣雜亂之聲，一霎時這百多酒客爭先下樓，走了個乾淨。許鉞耳聰，恍惚聽見那人說的是「戴家場」三字。那酒保見心源假裝聽不見，知道他們三人尚無去意；又見這一班酒客紛紛走去，知道不會再有甚麼差錯。恰好樓下有人喚他，便自走去。

許鉞問心源：「酒保是不是又來催走？」心源道：「你猜得正對。我看今天這些人皆非善良之輩，想必是又要欺凌甚麼良善，在此聚齊，也未可知。」許鉞道：「後輩日前來此收賬，一路上聽見人說，長沙出了一個惡霸，名叫老疙瘩九頭獅子羅文林。想必這些人當中就沒有他，也必與他有關。適纔我彷彿聽見他們說出『戴家場』三字，大約就是他們去的地點了。」還要往下說時，黃玄極忽對二人使了一個眼色，便都停止不語。回頭看時，官座門簾起處，那矮子已慢條斯理地走了出來，其餘七八個人跟在後面。內中有一個生得特別高大，走到樓梯跟前，猛回頭看見黃、趙、許三人，便立定了腳，待要說些甚麼似的。正在此時，樓梯噔噔直響，又跑上來一人，朝那矮子悄悄報告了幾句話。那矮子聞言，雙眉倏地一豎，也不再顧黃、趙、許三人，喊一聲走，由這一夥人簇擁着下樓而去。

他們走後，先前酒保纔上來招呼心源等道：「這番清靜了，諸位請自在安心喫酒吧。我們東家知道三位是過路人，適纔多有怠慢，特意叫我們這裏的大師傅做了幾樣拿手菜，補敬三位。三位還要甚麼，我一同去取來吧。」說罷，轉身要走。心源連忙一把將他拉住，說道：「你們有好菜何不早說？我們如今業已酒足飯飽，改日再擾你們吧。祇是我不明白，你們開的是酒飯鋪，先前我這位朋友要酒要菜，你們那一個夥計竟然不願賣他，彷彿欺生似的，如今又來賠話，是何緣故？」酒保聞言，先擡頭四下看了一看，纔悄聲說道：「本不怨三位生氣。今天因爲羅九太爺在此請客，這座樓面原不打算讓給外人的。偏偏羅九太爺手下甚麼樣人都有，照例不許人問的，我們這本地差不多都知道，祇要遇見，自己就會迴避。先前你老同這位道爺上來時，我們也不知是不是羅九太爺的客。及

至坐定，要完酒菜，纔知二位是過路客官，已經要了酒菜，怎好說出不賣來？後來東家知道，着實埋怨了我幾句，說今天九太爺請客，是在怒火頭上，非比往日，忠心伺候還怕出錯，如何將座賣給外人？話雖如此說，但是也不便催二位走，祇得叫大師傅匀出工夫，將二位酒菜一齊做得，端了上來。原想二位喫完就走，不想又上來了這位客官，我們那個夥計不會說話，招得這位客官生氣。幸而所說的話，因是外鄉口音，沒被他手下人聽了去；又多虧你家解勸，給請了過來。要被他們聽見，那亂子纔大呢！雖然三位在這裏喫喝，我們背地裏哪一個不捏着一把汗？也怪我們剛纔不預先打個招呼，以致九太爺上來時，三位連起立都不起立。幸而在偏角上，九大爺不曾看見；他手下人，又因爲九太爺心中有事，顧不到這裏，沒有閒心和三位淘氣。如若不然，漫說九太爺不答應，連他那一班手下人也不肯甘休的。」心源聞言，笑問道：「這羅九太爺這般勢要，想必是做過大官的吧？」酒保聞言，抿了抿嘴笑道：「你家少打聽吧，三位俱是外路人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耳不聽，心不煩，喫喝完了一走，該幹甚麼幹甚麼，比甚麼都好。」

心源知他不敢明說，還待設法探他口氣，樓下已有人連聲喊他。這時樓上除心源三人外，並無他客。許鉞起身漱口，無意中挨近樓梯，聽見店主人嘴裏嘰咕，好似埋怨剛纔那個酒保，耳邊又聽得「戴家場」三字。知道酒保決不再吐真言，便回桌對心源一說。心源道：「我想這裏頭必有許多不平之事在內，店家恐怕連累，未必肯說實話。許兄如果高興，何不問明戴家場地址，我們一同去探看個明白何如？」許鉞自然深表贊同。當下重喚酒保，果然不是先前那人，三人也不再說甚麼，將酒賬開發。下樓之時，走過櫃房，許鉞順便問了問戴家場路徑。櫃上人一聽問的是戴家場，臉上立刻有點驚異神氣，反問許鉞找誰。許鉞心中卻不曾預備有此一問，因日前聽說過一個姓白的俠士，隨口答道：「我找一位姓白的。」櫃上人聞言，愈加驚惶，忙說道：「這個地方我們不知道，你出了南門再問吧。」三人見櫃上的人如此說法，知道他們怕事，便不再問。聽他說話神氣，料那戴家場在南門外，便一同往南門外走去。

出城走了十多里路，問了好幾個路人，纔知道那戴家場在白箬鋪西邊，離長沙還有五六十里路哩。再一打聽羅九同白琦的爲人，提到白琦，差不多還有肯說一句「這是個好漢子」的；再一提羅九，便都支吾過去。三人問不出所以然來，見天色尚早，好在沒事，雖然許鉞不會劍術，也能日行數百里，索性趕到戴家場去看個明白。行路迅速，走到西初光景，已然到了白箬鋪。從路人口中打聽出戴家場還在前面，相隔有六七里地。趕到那裏一看，原來是位置在一座山谷之中的一個小村。這時天已黃昏，四野靜蕩蕩的，看不出絲毫迹兆，疑是適纔許鉞聽錯了地方，或者長沙城外另還有個戴家場也未可知。不過既然到了這裏，索性打聽個明白，便往村內走去。走出不多遠，見有人家，是一個鄉

農，正從山腳下撿了一捆枯枝緩步回村，看上去神態很安閒。心源便上前打聽這裏可是戴家場。那鄉農朝三人上下望了兩眼，點頭道：「我們這裏都姓戴。三位客官敢莫是尋訪我們戴大官人的麼？請到裏面去，再尋人打聽吧。」心源道聲「打擾」後，同了黃、許二人，照他所說的路徑走去。祇見前面高山迎面而起，擋住去路，正疑走錯了路。及至近前一看，忽然現出一個山谷，兩面峭崖壁立，曲折迂迴，車難並軌。這地方真是非常雄峻險要，大有一夫當關之勢。在谷中走了有二三里路，山谷本來幽暗，天又近黑，三人走路的足音與山谷相應，越加顯得陰森。三人不時擡頭，看見半山崖壁間有十幾處類乎大鳥巢的東西，也沒做理會。又走了里許路，谷勢忽然平展開來，現出一方大廣場，場左近有百十戶人家。近山麓有許多田壟，方格一般，隨着山勢，一層層梯子似的，因在隆冬，田都是空的。

這時天已昏黑，心源走近那些人家一看，且喜俱未關門，不時聽見績麻織布的聲音。恰好這家人家正走出一個中年漢子，見心源等在門外盤旋，便問做甚麼的。心源仍照先前一樣，問這裏可是戴家場。這時房內又走出一個年輕漢子，先前那人不知嘴裏說了一句甚麼，這後出來的便朝心源看了一眼，走向後面去了。先前那人便向心源道：「這裏正是戴家場。你們是從哪裏來的？何事到此？」可笑心源、許鉞在江湖上奔走多年，祇因在酒樓上看見羅九那般大氣焰，疑心他率領多人，到戴家場欺壓良善，激起滿腔義俠之心，一路趕來，逢人便問，匆忙中竟會沒有預備人家回問。黃玄極又是素來不愛多說話的人，這一下幾乎把心源問住。祇得隨便編謊道：「我等聽說戴家場明天有集，特意前來趕集辦年貨的。」那人聞言，祇冷笑了一聲，回身便走。心源也知自己答得不對，豈有住在城裏的人，除夕頭兩天還連夜到鄉下趕集的？三人喫了一個沒趣，祇得離了那家。

黃玄極猛道：「我們真是太呆了。你想那一夥人下樓不多一會兒，我們便追了出來，我們三人的腳程何等快法，那羅九縱然了得，他帶的那一夥人差不多都是些無用之輩，豈有我們追趕不上的道理？這條路上通沒有見那些人的蹤跡，我們莫非上了當吧？」趙、許二人恍然大悟，暗笑自己魯莽。正商量回轉嶽麓，等明早再設法打聽時，忽然一道九龍趕月的花炮，從廣場北面一家院落中沖霄而起，一朵碗大的星燈，後面隨着九條大花，飛向雲霄，煞是好看。許鉞道：「想不到這一個山凹小村裏，還造得這般好花炮，這裏居民富足也就可想了。」說罷，正要轉回來路，忽聽噹噹噹一片鑼聲，山谷迴音，響聲震耳。先還疑是打年鑼鼓過年，一會兒工夫，遍山遍野四面俱是鑼聲。黃玄極道：「鑼聲之中帶有殺伐之音，莫非許居士沒有錯聽，畢竟那話兒來此尋釁吧？」話音未了，鑼聲停處，廣場北面捲出一隊人來，接着遍山火把齊明。黃、趙、許三人正在驚異，那一隊人已走離三人立處不遠，爲首二男一女。兩個男的，一人手持兩根十八環鏈子架，一

人手持一杆長槍；那女的手持雙劍。除那使槊的年紀稍長外，其餘一男一女都年約二十左右。走到近前，一聲號令，隊伍倏地散開。那使槊的首先喝道：「羅九門下走狗速來納命！」

許鉞見那使槍的少年非常面熟，手上的兵器又和自己門戶中所傳的式樣一般，好生奇怪。還未及三人還言，那使槍少年已縱身上前，失聲喊道：「來者不是馨哥麼？」許鉞聽那人喊他乳名，越發驚異，近前仔細一認，祇覺面熟，還是想他不起。那人卻已認出許鉞，一面止住衆人，上前施禮道：「我是你離家逃走在外的十三弟許鐵兒，現在改名許超的便是。馨哥時隔十二年，不認得兄弟了吧？」許鉞這纔想起，這人便是十二年前因爲學武逃走的一個叔伯兄弟許鐵兒，彼時他纔九歲。他的父親原和許鉞的父親是同胞，生了有七八個兒子，最後一個便是許超，乳名鐵兒。從前在書房中不喜歡讀書，時常偷偷去看叔伯哥哥許鉞練許家的獨門梨花槍，將招式記在心頭，背着人練習，書卻不愛讀。到第九歲上，因爲逃學習武，被他父親打了一頓，便從家中出走，久無音信。不想在這裏見面，如何不喜。

當下許鉞便將黃、趙二人介紹見面，許超也把他同來的人引見。那使槊的便是此間地主飛麒麟戴衡玉。那女的是衡玉的妹子戴湘英，人稱登萍仙子。大家見面之後，知是自己人，戴衡玉便邀三人至家中敘話。黃、趙二人正要打聽羅九爲人，許鉞又是骨肉重逢，自是願意。心源便問衡玉道：「如今大亂之後，地方倒還安靜，貴村設備這般周密，莫非左近還藏有甚麼歹人不成？」許超搶着答道：「話長着哩，三位回到家中，見了我們大哥再說吧。」這時山上火把依然通明，隊伍也跟在衆人後面，步列非常整齊。衡玉笑道：「祇顧招呼遠來嘉客，也忘了開發他們。」說罷，把手一揮，一聲梆子響處，這些隊伍倏地左右分開，化成兩隊，一隊往南，一隊往北，遠望過去，好似兩條火龍，蜿蜒緩向村後。遍山火把，通都不見，仍是一片空廣場，靜蕩蕩地一個人影也無。祇剩明星在天，寒風吹到枯樹上颼颼作響。回望來路，山崖上面也有十幾處火光依次熄滅。纔知適纔進來的山谷中所見鳥巢一般的東西，皆是埋伏，不禁佩服此中人佈置得周密。若不是許鉞同來，兄弟重逢，自己同黃玄極會劍術的話，要想出去，還不一定怎麼樣呢。

一行談談笑笑，走到北面一家人家，迎面有座照壁，門牆高大。門首站定一人，後面跟着許多長年。見衆人走近，迎上前來迎接，笑道：「適纔聽人誤報，說是羅九又派人公然尋上門來。不想俱是自己人，做張做勢的，好叫嘉客見笑。」許超忙向黃、趙、許三人引見道：「這位便是我們的大哥玉面吼白琦的便是。村中行兵部署，全是大哥出的主意呢。」戴湘英見許超毛急，瞪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也沒有你這人這般猴急，甚麼話都

怕說不完似的，無論甚麼人見了面，恨不能連家譜都背出來哩。」許超喫了一個搶白，低頭不語。這時黃、趙、許三人同白琦、戴衡玉又說了許多仰慕和客套話，纔一同進內。裏面房屋甚是闊大，傭人也甚多。未及敘話，長年已來催客入席。白琦道：「今日是我二弟先父忌日，備有酒筵，適纔上祭之後，正預備喫年飯，忽聽人報說陳圩來了奸細，滿以爲這年飯要喫不舒服。不想來了三位嘉賓，真是幸會！我們索性入座再談吧。」黃、趙、許三人見這三個主人英姿勃勃，非常豪爽，倒也不客氣，由主人邀進廳堂入座。

上酒菜之後，問起根由，衡玉道：「那羅九原是長沙城外一個破落戶，因爲他生得雖然矮小，卻是力大如牛。他能運氣，將一隻臂膀上鼓起九個疙瘩，於是人家都叫他做羅九疙瘩。後來因爲在賭場和人打架，被一個有名武師衛洪打了一頓，栽了跟頭，立腳不住。不知怎的，會跑到陝西太白山積翠崖峨眉派劍仙萬里飛虹佟元奇門下，學了一身驚人本領，去了九個整年頭，去年年底纔回轉長沙。第三天，便去尋衛武師報仇，纔兩三照面，便被他用內功將衛武師心臟震碎。回去不到三天，生生腹痛腸裂而死。衛武師本是資江人，長沙城內有一家姓俞的富家，名叫俞允中，請來教武的。他死之後，羅九便託人向俞公子說，打算要謀那教師席位。偏偏俞公子雖然年輕好武，人卻正派，並且念舊，不但拒絕了他，還要四處聘請能人給衛武師報仇。聽說我會幾手粗拳粗腳，幾番着人前來聘請。我因自己原是務農爲業，不願招惹是非；再說衛武師是長沙有名的人物，尚且不是敵手，那廝又是劍仙門徒，不知他的深淺，萬一抵敵不過，白白丟人，祇得託詞拒絕。

「離我們西南二十里一個山凹中，有一個村莊名叫陳圩，同俞家因是世仇，聽說羅九本領了得，忙用卑詞厚禮聘到家中。羅九因見俞家不用他，本已懷恨在心，陳家派人前去聘請，正合心意，當下一請就到。陳圩的首領名叫陳長泰，外號人稱地頭蛇追魂太歲，原來就橫行鄉里，無法無天。羅九一來，更是如虎生翼，不多幾日，便尋俞家開釁。俞允中自知不敵，又親來尋我。我彼時正爲先人營墓，無法分身，又自知不是對手，纔教俞允中差人與陳圩送信。大意說：你無須倚仗人多逞強，我姓俞的自有個交代，請等我一年，讓我把家務料理清楚，明年今日，我準到陳圩來領教便了。那天恰是今年二月初三。自從回覆他們之後，按照江湖上的規矩，雖未再去尋俞允中生事，可是把俞家挨近陳圩的一條水溝硬給霸佔了。俞允中無法，祇得忍氣吞聲，四處訪請能人。直到中秋節前，白大哥從善化迴轉長沙，在嶽麓山腳下遇見一夥人打羣架，勸解不從，被白大哥將山腳下一塊六七尺方圓大石舉將起來，將衆人鎮住，一時威名傳遍了長沙。俞允中聽見信，連夜趕到此地，苦苦央求，給他助拳出氣。白大哥先還不肯，經不住我在旁邊苦勸，纔得應允，祇叫他在期前不要傳揚出去。白大哥原是湖南善化大俠羅新的表弟，在長沙頗有名聲，從幼小便和我在一起長大。他家祇在長沙城內開一家筆鋪，除了有老年寡嫂

同兩個幼年侄兒外，並無他人。出門時節，叫我代爲照應。我索性就請搬來同內人們一起住，又方便，又熱鬧。所以他每次回來，總住在我這鄉下，很少往長沙城內去。俞允中回家之後，因爲遵從大哥之言，祇說大哥謝絕了他。羅九聽了愈加高興。

「也是合當有事。陳長泰原是懼怕衛武師纔搬到鄉下去住，住了兩年，未免嫌厭。衛武師已死，又添了一個厲害爪牙，還怕誰來？過了中秋，便同羅九帶了一班狗腿，重回城中居住。俞允中知他回來，便避着他，不常出門。起初兩人不見面倒還沒事。到了臘月初頭上，俞允中因有人與他提了一門親事，往城外岳家前去行聘。這女家姓淩，也是練武的世家，世代單傳。末後這一代名叫淩操，祇生一女，名喚淩雲鳳，生得非常美貌，武藝超羣。陳長泰以前幾番慕名求親，淩操本精於風鑒，見面後，背地告訴別人：陳長泰腦後見腮，三年之內必遇奇禍，執意不允。陳長泰雖然懷恨在心，怎奈自己本領奈何淩操不得，祇索作罷。後來另娶了一個妻子，又買了許多美妾，把此事早已忘卻。這天聽見淩雲鳳反要嫁給他的仇人，如何不恨？便想不等明春之約，就在期前將俞允中打成殘廢，把兩種仇做一起報。叵耐羅九以前在長沙落魄時，受過淩操許多好處；他被衛武師打傷，又是淩操用家傳金創藥給治好的，於心不忍。但是喫了人家的飯，平日又說得嘴響，怎好不從？祇得含糊應允。當俞家向淩家提親時，曾有人警告淩操說，現在陳長泰同羅九正與俞允中尋仇，這場親事恐有波折。淩操道：『我見允中爲人敦厚，氣度端凝，文武兩面都來得，絕非夭折之相。羅九那廝曾受過我的大恩，憑他敢怎樣？』不但立刻應允了媒人，因爲愛女的緣故，很鋪張了一下。至於俞允中的心裏，未嘗不知事情危險，一則久聞淩女才貌，二則知道淩家父女本領，想多得一個好幫手，到了行聘這日，親自前往淩家過禮。纔走離淩家門前不遠，陳長泰同羅九的埋伏忽然出現。正在不可開交，淩操得信趕到當場，把羅九痛罵了一場。羅九羞惱成怒，同淩操動起手來。淩操到底上了兩歲年紀，一個不留神，中了羅九一掌。俞允中見乃岳受傷，情急不顧利害，奮身入場，他哪裏是羅九的對手。正在危急之間，恰好三弟從四川回來，路見不平，上前助陣；淩雲鳳也得了信從家中趕來。雙方一場混戰。陳長泰手下傷了不少人，三弟同淩氏父女和俞允中四人，還是敵不過羅九，淩操左手又受了內傷，一路打，一路走，直打出南門外十幾里路。我同大哥得着俞家飛馬報信，迎個正着，將他四人接回來。從此，便與陳長泰、羅九等結下深仇。

「轉眼就是明春二月，彼此都戒備很嚴。羅九因見我們這裏人多，還另約了好些助拳的。我們這裏雖是一個山村，卻是富足。那年吳三桂起事失敗，到處都鬧土匪。自從經大哥用兵法部勒村民，設了許多守望，我們這裏的人都會幾手毛拳，又加上地形太好，深藏山谷之中，稍差一點的地痞棒客，輕易也不敢前來侵犯。這兩年地方逐漸平靖，大哥常

往善化，本用不着像早先那樣戒備。偏偏本村人民因見以前設備收有成效，仍願再照式辦下去。推我做個臨時首領，在農事之餘，輪流守望，練習武藝，雖在平靖時節，也是戒備極嚴。此次同陳、羅二賊結仇，自是小心在意，早派人在谷口同沿崖險要處守望，一見面生可疑之人，馬上用號燈遞信。那號燈之法也是大哥所教。用一個方燈籠，三面用木板隔住燭光，一面糊上紅油紙。如果看見夜間谷內有人行走，沒有拿着本村的號燈，立刻由崖上守望的人將紅燈按照來人多少，用預定暗記，向第二個守望的人連晃幾下，由第二個人再接着往下傳。似這樣一個傳一個，傳到廣場前面山崖的總守望臺。我們也同時看那總守望臺上的號燈上所示的人數準備。如果估量來的人多，白日是放響箭，晚上是放起一朵流星火光。這祇不過片刻的工夫，全村會武藝的人全體出動，各人奔就各人的行列，隨着我的號令前進。無論來人的腳程多快，還未到前面廣場，我們業已準備，以逸待勞。我們埋伏既多，地勢又非常險要，來犯的人十個有九個成擒的。

「可笑羅九不知厲害，前天晚上派了一個著名飛賊，叫做雙頭鼠文寶薰的，跑來窺探動靜，纔進谷口，我們便接着號燈報信。因見來人不多，不似今晚大舉，祇由我同三弟、舍妹三人，帶了數十個壯丁迎上前去。文賊見勢不佳，回頭就跑，逃到山谷中間，被預先埋伏下的龍鬚網罩將下來，像網兔一般，將他擒了回來審問。起初見他不過是一個小小毛賊，本不打算要他的狗命。後來問出他的真姓名，知道他是雙頭鼠文寶薰。這廝曾將親兄弟毒打趕逐出去，將家產併吞以後，還嫌他的母親白喫閒飯，強逼着他生身的母親改嫁旁人；平日又在長沙城內無惡不作，是有名的梟獍惡賊。所以容他不得，我問明白了他的真情以後，便將他送到山上活埋。並從他身上取了一個符號，着人與羅九送去。聽說陳、羅二賊得知此事，暴跳如雷，等不到明春，日內便要前來報仇。今晚三位進來的時候，我們接着谷中傳報，還有三位去的那一家也前來送信。因聽說三位進來時節舉動自如，滿不在乎的神氣，疑是陳、羅二賊請來的能者，不敢怠慢，纔全體出動。若非三弟與許兄骨肉重逢，幾乎傷了和氣，那纔是笑話哩。」衆人哈哈大笑。心源又將城內所聞說了一遍。